



東坡後集卷第十三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狀二首

謝兼侍讀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表一首

任兵部尚書乞外任劄子二首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二首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笏記二首

謝賜曆日表一首  
定州謝到任表一首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一首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一首

謝賜衣襖表一首 到惠州謝表一首

到昌化軍謝表一首

提舉玉局觀謝表一首

慰皇太后上仙表一首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六首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太皇太后木命功德疏文一首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一首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尙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 恩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

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亦駒出厩遂忘

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

推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耻乘款段馬自以為安豈

意晚年屢膺此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紹隆景命摠攬群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

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

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  
潔臣無任

又

伏以在笥之珍本出於民力脫驂之賜以結於士心  
顧臣何人屢膺此寵伏念臣學本爲己材不適時乘  
伯厚之車雖云疾惡東公西之帶愧未能言而二年  
之間三拜是賜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  
履德協天人以長策駕馭四方以盛德藩節多士  
故令棄朽猶玷老華豈曰無衣蓋猶求於安吉慨然  
攝警收有志於澄清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  
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  
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  
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  
能副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  
繼明何煩燧火之助大厦旣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  
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待程聞長  
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求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  
臣無任

又  
流汗恩榮再詞莫獲強顏衰朽一節以趨臣軾中謝  
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  
殊制閑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  
馬之職獨省文書而師氏之官職在論說命臣兼領  
聖意可知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約已裕民志家  
憂國知先王之兵必本於道德故以儒臣領七兵知  
人主之學必通於民情故自郡守爲五學而臣近踈  
不可強人早緣衰病難以久居終當自効於所長之  
間或可報恩於未死之日臣無任

進郊祀慶成詩表

伏觀今月十四日郊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  
兼陳祖宗六廟之典參用漢唐三代之文夷夏來向  
人神允答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聿追來孝

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章內服文母之慈儉四方  
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歲美  
知豐凶之在天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  
陳詩以達民言雖無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  
聖慚懼屏營之至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  
表上進以聞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准 聖旨劄子指揮為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 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

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荐加不獨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關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

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  
令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  
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辦  
若欲保境安民軍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云則  
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  
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為虛擄取進  
止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伏蒙 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  
禮部尚書者衰年自引久抱此心異數併加實為非

忘辭不獲叩愧何以堪臣軾中謝竊惟以殿命官未  
緣齟趾之舊因時修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於  
今為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  
未有名冠兩職之重而況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  
迂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  
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於愚直之中論治道於文字  
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患失之鄙夫故授以禮  
樂清閑之司使專於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頭輪  
歲月之勤度已所宜終遠江湖之請臣無任

又

備負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志驚秦晉遂領宗卿  
之事併為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  
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慙尸祿乃  
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  
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下  
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醜百  
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  
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  
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秦景  
帝入魏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亂乃

知為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 皇帝

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  
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  
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  
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費省不傷民財勤者  
謂躬親庶政不迓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  
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  
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  
人所忽易言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



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木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  
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  
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  
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  
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  
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  
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  
天下幸甚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

匹服官莫篚響動佩章圍士効牽光生羈策伏以三  
賜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汝必有  
功服之無斃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強於馳驅枯木朽  
株本不願於文綢寵加意外愧溢顏間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因能任官稱物平施操名器以勵士上有  
誠心正銜勒以馭人下無遺力臣敢不思稱其服益  
勵厥躬雖愧立朝乏能言之近用猶希辨道輸老智  
於莫年臣無任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

匹服章在笥賁及表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  
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鱉至  
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  
屢致於匪頌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  
於求賢卑宮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於千里念非  
其人言有重於兼金當思所報

笏記

榮兼兩職寵與六卿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

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効於  
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又

陞榮祕殿列職西清併此光華付之衰朽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  
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  
回於生死臣無任

定州謝到任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畫諾  
才微祿厚恩重命輕臣軾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三

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  
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憊自  
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過 皇帝陛下  
下高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材  
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尚未棄捐臣  
敢不勤卹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暮年漸還  
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臣無任

慰正旦表

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  
凡在照臨舉增懷慕臣軾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

道躋堯禹行比騫參方受圖於二朝明發不寐念  
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  
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

謝賜曆日表

夙頒溫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蚤晚臣軾中謝  
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閏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  
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 皇  
帝陛下輔相財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  
同暨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敢不時使薄歛思慮預

防勤郵繹孤幸流亡之盡後兼明威惠庶戎夏以皆  
安臣無任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

恭聞本月七日大行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  
者日月有時義當即遠雨露既降思則無窮遙知穆  
穆之光尚起皇皇之望臣軾中謝恭惟 皇帝陛  
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  
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願寬舜慕之心少副堯封之  
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

恭聞本月十七日宣仁聖烈皇后升祔禮畢者反寢  
而虞既盡飾終之典宅神于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  
照臨舉增悲慕臣軾中謝竊以六朝繼聖並傳家法  
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逮此登配廓然永懷  
恭惟 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哀榮  
之詔簡策有光數詩挽餞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  
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望臣限以官  
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衣襖表

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 聖慈傳宣  
存問賜臣等物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卒歲  
之憂漢北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  
臣軾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禍邊陲更戌本爲  
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  
無衣恭惟 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  
旁振方戰栗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漸於河凍既無  
功而坐食實有解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  
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情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鴻  
鵜之誚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  
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  
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託者仁聖曲全奉欲界之民  
社群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  
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  
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  
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  
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

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虺虺  
之馬猶獲蓋帷殼棘之牛得遠刀凡臣敢不服膺嚴  
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  
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  
草之忠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  
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程惠州至七月二日  
已至昌化軍訖者並見門而東登海以南遷生  
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賦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

龍崇言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  
跨萬里以獨來思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  
地之覆育譬之蠲動稍賜矜憐併就窮途以安餘命  
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  
別羈魁逢迤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  
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擬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  
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

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夔州軍任便  
居住者七年遠適不自意全萬里生還迥有天幸  
從縲紲復齒摺神臣軾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姓多  
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  
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勅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  
獨在幽遠敢爲笑頑這茲起廢之初供其生成之力  
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益伏遇  
皇二帝陛下正位  
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  
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鄰正自分仗口得同  
之微其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中

齒何求不厭飯蔬之跡監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臣  
無任

慰皇太后上仙表

伏觀正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詔者慟發六宮悲  
纏九士奉諱哀殞不知所云臣軾中謝大行皇太后  
德壽三朝仁刑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退避東朝復明辟爲萬世之法奄終壽域莫曉天心  
恭惟 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  
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爲心則當法舜禹之夫顛少  
寬於追慕廢下答於臣民臣以外郡居江不獲奔赴

顯度無任哀痛臨越之至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

右伏以上帝垂休真人誕降乾坤合契永為慶喜之辰草木何知舉有欣榮之意矧惟迢迢履時清闕於緣梵釋之因曷致消靈之効伏願  
皇帝陛下受天之祿如川方增奉有漢唐之封疆億萬唐虞之壽考永均介福不及函生

右伏以三王之樂固常與天下同四海之心莫不欣吾君壽以茲願力弘彼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

旋之敬伏願

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

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算實享福過周曆以崇新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上帝立子將開太平之基下民歸仁自享延鴻之壽不假龍天之會曷旌臣子之心伏願

皇帝陛下受祿無疆如川方至五兵不用同共慶國之車書多士克生達四門之耳目永均介福普及函生

右伏以候嘉平之臘恊氣充流歌長發之祥群心踴躍華夷交慶草木增榮矧惟為從之私獲在封疆之

守敢緣願力低叩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



欲伏頌

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

年錫帝齡之

無筭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照下及海

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瑞乙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

佛之辰爰崇勝因以薦多沙伏頌

皇帝陛下立

民之極先天不違福如南山之不騫壽等西土之無量

集寧海宇永庇神天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百

右伏以功存社稷慶鐘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作大

任之德候西風之協應占南極之嘉祥特啟真壇仰

祈睿筭順帝之則固不待於禱求應地無疆亦勤之

於祝頌臣無任懇禱殷切之至

右伏以慈儉之化無得而名保佑之功云何可報仰

首雲天之望傾心草木之微至哉坤元德既起於載

籍養以天下福且冠於古今敬冀神休永為民極臣

無任

右伏以寶險與慈地無私載履信思順天且不遠眷

惟江海之邦日蒙雨露之施民心所祝神聽必臨祈

萬壽於無疆庶群生之永賴臣無任

右伏以上帝儲休遺寶龜而降聖群方仰德執瑞玉

以來賓洛修臣子之誠虔奉天人之禱悃精潔塞文  
演貝多致海眾之莊嚴廣漸音之清淨勝因所集睿  
筭日隆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大文大業永

對無窮之間時萬時億獨觀有道之長臣無任

右伏以玉勝發祥金行正候合天人之寶運寶華夏

之昌辰已格鴻休猶資善德展祇園之淨快發秘藏

之真乘庶假良因益崇睿筭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

下伏願威神有截盡龍恩以瞻依壽考無疆等乾坤

之久大臣無任

右伏以神聖在御天地無可報之恩慈子何知佛老

之法敢緣淨供仰祝遐齡

太皇太后陛下

伏願日紫月臨每歲時帝萬好生之德錫壽無

民向既富之仁保邦何極臣無任

以星火西流去歲功之平秋夕月既望昭陰德

之致隆凡我有三師誠茲日律身克滿天監聰明

太皇太后陛下伏願享德三靈齊光兩曜坐漢雲來

之養受祿無疆爰觀甲子之司與民同樂臣無任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文

右伏以天人合契輔成極點之明歲月襲祥允為重

坤之象宰臨正旦寅奉德音盡海宇之無疆集繼前

而末言孝惟尊孝仰即佛乘伏願  
下下覆民心如齊天保聖西方之無量與南山而不  
傾豈獨五音六律之能再臨此歲將推三統九會之  
慶以下其年永與永生共忘八福謹疏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在父以仁心濟物自然憂樂之同孝治格天宜爾感  
通之速庶殫精懇仰叩上真恭以  
人皇太后陛下  
下保祐聖神助勞夙夜備燕東朝之御未復太官之  
常爨御珠庭大陳妙供法喜上達雖有假於雲章民  
志下同自不勞於秘祝靈應如樂之喜永保無窮

休

東坡後集卷第十四

啓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荅館職啓一首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一首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荅晁發運及謝諸郡啓一首

賀彭發運啓一首 荅杜侍邱啓一首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 謝諸郡啓一首

賀鄰師及監司冬至啓一首  
賀鄰師及監司正旦啓一首

荅丁連州啓一首  
荅陳提刑啓一首

荅彭賀州啓一首  
荅王承議啓一首

荅王幼安宣德啓一首

書

杭州上執政書一首

杭州上呂相書一首

荅虔倅俞括奉議書一首

荅王庠書一首

荅潮州吳秀才書一首

荅謝民師書

荅劉沔都督書一首

啓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伏審知府鈔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  
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軼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  
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  
許瞻奉尤切詠思

荅館職啓一首

伏審奉詔明庭陞華冊府國有得賢之慶士知稽古  
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齋宮金闕笑方士之  
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  
溫故為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  
雲之苦心亡書復存願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  
則深軼方此賜環遠承在駕沐誨音之已厚愧馳謁  
之未遑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入叅兩禁每玷北扉之禁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  
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  
人淳事簡地壤永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  
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  
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  
難既

與京西運使劉呈啓一首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闕殊  
溪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願難繼於賢豪所幸不  
曲垂鎮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  
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  
之民日望車塵一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未足為衰朽

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是見廟堂之  
兼容釋汝穎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  
相諳已見吏民其述朝拜之意不為條教自然獄市  
之清此蓋伏思某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禦侮  
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疎更收一木之用軾敢不益  
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史猶思報國之萬

答范發運及諸郡啓一首

衰病交攻已六僻壤寵光存及復付名邦雖見吏民

最遠條教尚緣天庀使獲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忠厚

有容高明畢照榮善忘勢稍審外臺之威講舊論心

曲敦同榜之好入某官忠厚有容通明畢照朝高

雅望致茲踈拙祖免曠厥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

無駁

賀彭發運啓一首

伏番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  
曩契之隆得與屬城之未瞻依有素威慰居多伏惟  
發運吏部年兄士聲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禾盡  
才歷試而愈高如渴潭中行奏章堅之課錢流地上

佇觀劉晏之能喜并之深力占難盡

荅杜侍郎啓一首

伏審存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彙征朝廷爲之  
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温文亮達宋遠清通直道不回  
貫今昔而無愧處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難事愈練而  
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開休命實起懦衷遽承問訊  
之光益佩謙光之過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  
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河功捫心知愧

伏念賦性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訖無  
効熱康庄不傷物類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  
昔人之言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悼  
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  
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養此餘  
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悉此方回終  
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難周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

多病早衰曩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  
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卧養敢緣學德尚許兼察



伏惟某官名重指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志流殍  
之災肅垣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顧惟初或得奉教條  
但交欣味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謝諸郡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  
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  
顧吏民之易治幸表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  
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  
坐獲下知之潤養言朽鈍未遂顛擠勉加榮勵之勤  
少荅快揚之賜

賀鄰帥及監司冬至啓一首

月臨天統首冠於二正氣兆昔宮復來於七日候繼  
陽之協應知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  
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均一之隆既醉太平實具  
周詩之福大有上古允符義易之占載限以守隆未  
皇稱慶徒云善頌莫罄鄙懷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一首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瑞  
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一之  
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宇所限一

無由欣頌之深敷陳固既

荅丁連州啓一首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疑昔卷之  
改易又臨颶霧稍冒陸蛇自疑本僭宗之人歟復見  
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  
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  
違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  
集苑而有力於嘘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  
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  
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成亦好難忘

荅陳提刑啓一首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  
況清廟瑚璉之姿為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  
豈流問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  
魯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  
暫屈雲霄之步一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  
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  
吹噓之力既感且忤不知所云

荅彭賀州啓一首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洒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說

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  
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天書  
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  
已五漿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  
為好

荅王承議啓一首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栖  
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  
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  
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

以衰朽而借寵光蓋將敦風義以勵世俗感佩之至  
筆舌難周

荅王幼安宣德啓一首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  
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  
問舍為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  
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  
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  
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  
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

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為好

書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  
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百拜上書門  
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  
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秋稻以待水退及  
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  
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  
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

自當尔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  
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  
言為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群賢並用而肯聽不  
為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  
五穀力勝錢故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  
錢皆足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  
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  
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怨熙寧流殍  
之禍上戶有米者皆新借不肯出其勢并大出官米  
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難官

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  
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充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  
漕司許於鄰郡運致三萬石尚少十一萬五千石計  
窮理迫須至控告救此以本州解字弊壞奏乞度牒  
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入於諸縣  
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  
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解字操不數元  
先且修完緊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  
公深念本州解字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  
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入細米出糶

救飢設使因修完解字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  
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為過而况救飢修屋兩用  
而並濟乎哉愚者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  
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俟回降指  
揮輒已一而告喻商賈令儲峙米解具水陸脚乘以  
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  
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霖未喻其  
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就失信商賈坐視流殍其  
為慙惶狼狽未易遽言至將朝廷雖加誅過何補於  
事兼軋近者奏為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定解

百六十萬乞一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一其餘俟豐  
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  
歲異時預冒緡緡錢常於歲前散絕今尚闕太半刻  
剔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  
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  
此大惠也然望更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祇乞  
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既民而散幣在民  
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  
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  
勸誘之利米及貧民而誅米之糶先及上戶浙中富

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  
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鳥獸聚散得  
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爲召募其實不免於等  
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稅夫而本戶又須貼錢在  
人凶年人戶重有比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  
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  
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  
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  
扣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

西路兵馬鈔轄蘇軾謹頓首再拜上書門下僕射相  
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漲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  
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為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  
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一號朝廷乞寬減額  
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一非然三吳風俗自古  
浮薄而錢塘為甚雖字字華好一似服粲然而家無宿  
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  
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一家家有市易之欠人  
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一俱倒商賈不行市井  
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一自有支持更遭風寒

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  
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  
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  
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  
公子尚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  
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  
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可但恐世俗諂薄成  
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  
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  
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誦風災吏

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齏  
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  
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  
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  
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柰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  
命言也豈卹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糶商  
賈不行軾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  
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  
吏以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  
私忘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

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區區忤漕司怨咎愈深此  
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屈之罪也伏望相公  
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  
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  
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  
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  
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  
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  
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  
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



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  
在淺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  
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  
台重伏紙慄戰不官

揚州上呂相書一首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為義不當在外獎飾過  
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  
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束吏養民亦粗似所  
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議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  
在外為朝廷採撫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

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大蒙  
示俞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痍也近復建言網  
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敕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  
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一閱覽此事若行不過歲  
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網  
稍飽暖餽運辦集必無三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  
運卒保完背頰使臣人負千石人保完身計此豈小  
事乎其餘網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在講求續上其  
事又軾自入淮南界間二二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  
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一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

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出其點檢但多喝稅錢商  
族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日凡人船既衆費用坐竭  
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以公去此輩無所告訴寫  
間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以工致枯涸若不及相公  
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六不可救矣祇如揚州  
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為之正不已原其情蓋為有  
條計酒稅監官分請與利實以此元豐中一小人建  
議羞巧士風莫此為甚如酒稅初行此法雖士人所恥  
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始日之外刻剝不已行路  
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一已罷之亦望相公留念

軾已買田陽羨歸計已成紛紛多言深可惜矣但令  
及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効區區庶小有益  
於世耳不宣

荅皮休俞括奉議書一首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示長戲及詩文  
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之心不能達之於口  
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心盛莫如近世然  
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項侍  
講讀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知庶幾於孟軻之敬

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一  
方人挾此藥以待  
世之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  
也哉今觀所示議  
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  
以取今有意於濟世  
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  
平生所望於朋友  
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  
下見一醫工頗藝  
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  
為病耳若欲以適  
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  
劉氏皆以藥顯孫  
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  
務適口病者宜安  
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  
也使君斯文未必  
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  
口哉聊以發一笑

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錄呈不預示人也餘俟  
謝不宣

荅王庠書一首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  
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  
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  
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血此歲此君愛我之  
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  
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  
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且則飢飽過度苟不

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一不可逃又非南北  
之故矣以此君之泰然不煩深心前後所示著述文  
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心所欲言者孔子曰  
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  
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詁科而文始衰自賈  
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  
尔况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  
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  
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  
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  
訂議論古人既老

陸世更衰往往悔其言之過其樂以此告君也儒者  
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吐之費之學殆不傳於世  
老病且死獨苟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  
復來既喜於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  
千人一律若官亦厭之未必相也如君自信不回必  
不為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余決不可移乎勉守所  
學以卒遠幸相見無期萬萬自埋而已人還謹奉手  
啓少謝萬一

答潮州吳秀才書一首

軾啓遠辱惠人惠教具審此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

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  
之言知其為人學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  
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  
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為土苴  
也僕雖未詳其行然喜誦其言嘗作問養生一篇為  
子野出也予者南遷過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  
喪休戚事謂僕曰耶耶之輩猶足以破妄而歸真  
子今日見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為  
瘴癘地然生有命初不曰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  
自到此日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此不遠

當來赴約也幸甚幸甚長書稱以一過實讀之欷然所  
論孟揚申韜諸子皆有理詞氣恂然又以喜子野之  
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  
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翼足遠來又致酒麩  
海物勃二筆僕豈以口腹之故十里勞人哉感愧厚  
意無以云論一過廣州買得檀香致介定居之後杜門  
燒香閉目清心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  
以為仕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凡掃身心澡論神氣  
兀然灰槁之人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  
少留為印可其已得而詞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

自發

卷一謝民師書一首

軾啓近奉達一函辱問訊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與子透持下坐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一親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師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一意則勢若不文是

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珣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紉身羽蟲而獨愛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其似賦而謂之珣蟲乎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且俗人言也因論

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兩字賦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苟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賦方過臨江常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一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荅劉沔都曹書一首

賦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賦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

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棄筆現為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撥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賦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肅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賦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賦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

僕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  
劉子玄獨知之范華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  
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  
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  
効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釋退之白樂天  
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  
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  
者風氣知足下置方於斯文久矣越躬困本坐文字  
蓋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此文益奇在海  
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  
書忽忽不宣

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也見足下詞  
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能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  
書忽忽不宣



東坡後

記

集卷第十五

衆妙堂記一首

瓊州惠通泉記一首

南安軍學記一首

順濟王廟新復石磬記一首

碑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

昭靈侯廟碑一首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峻靈王廟碑一首

伏波將軍廟碑一首

記

衆妙堂記一首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  
 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  
 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  
 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子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  
 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  
 一妙也予覆視之則二人若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  
 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

之理解邠人之臯緝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  
 觀真妙邠邠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  
 非無按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  
 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  
 此然至蛇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  
 忽之中俯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  
 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  
 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雞而  
 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  
 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

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瓊州惠通井記一首

禹貢濟水入于河溢為萊河南曰萊陽河北曰萊澤  
沱者本梁州二水亦見于荆州水行地中出沒幾千  
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  
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道雜  
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也  
文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  
泉味類魚山東波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  
求為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二年六月十七日記

南安軍

一首

古之為國者四井

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

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

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

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

今亡矣直誦而已辭之言曰

庶頑謹說若不在時假

以明之捷以詔之書用識哉

欲並生哉工以納言特

而剛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

成之格之言改也論語

曰有耻且格承之言為也春

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

謹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

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

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

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

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

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  
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  
觀其心其政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  
屏之夔之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  
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  
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  
堵使弟子揚觶而叙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  
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  
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燕人游于鄉校  
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

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  
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  
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監牓吹生自三  
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  
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  
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  
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  
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侔而  
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  
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

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奪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三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遂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其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一首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

山順水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道遙江上得古箭鏃

梨鋒不刃脊其廉可刺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

子所製也 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為而至此哉傳

觀左史 夫手墜于江中乃禱于神願復得之當藏之

廟中 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没人

求之 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及菌落

楛梁州貢瑇鐵銀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

之矣然至春秋時彙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

有咫尺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禮木堪為等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檟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檟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况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于路寢孔子屨藏于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故于洞庭北披于淮泗乃特為出此寶戟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地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用之所從出豈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報臣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燬自是為

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會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如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

珠玉以百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蓄會所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口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

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  
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  
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  
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  
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  
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  
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漢之樂不能以降天神  
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  
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  
此為政天下歌之口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年  
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  
觀上與 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  
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  
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  
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  
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 先帝未  
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  
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吝神祇來格祝史無求  
福祿自至時萬特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



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 皇帝若曰大哉 太祖  
之功 太宗之德 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故作銘  
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軼拜手稽首獻  
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  
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  
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  
神于其謙帝既于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齊其子  
允哲 文母以公減私作宮千柱 初不知於皇  
祖宗在帝左右 風馬雲車從帝來行閱視新宮祭民

之言佑我 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者苟無  
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 文母所培我膺受之  
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昭靈侯廟碑一首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 初家潁上縣百社村  
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 宣城令以才能稱夫  
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 釣于焦氏臺之陰一  
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 居之自是夜出只歸  
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 我龍也蓼人鄭祥遠  
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 戰使九子助我領有

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

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祠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即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黏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

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  
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賴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  
潦水所鐘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吊凶  
救藥疾癘驅壤填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  
正師老農斗酒隻鷄四簋其饒度公之居貝闕珠宮  
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  
惟誠與恭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曾  
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恫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有以參天

老之比則感哀之進其生也有自亦其逝也有所為  
矣故申子曰自微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  
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  
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三才失其貴晉楚  
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  
而存不隨生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  
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  
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  
輔以考社姚宋而不能收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

慶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  
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闡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  
可以欺正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能訓鱈魚之暴而不能訓皇甫鏗李  
逢吉之謬能信於南海之民而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泮宮之學始為之自是

朝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所求必禱  
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守欲請  
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  
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  
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  
歲而歸沒而不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若苦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謗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照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域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衛湘壑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鱈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

其雞卜羞我鷓於粲荔丹異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一首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悅認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脛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弓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巖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

俚人謂其山賒臍而為漢之世封山神為鎮海廣德  
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  
天藏舟其下斷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  
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僖之父老猶有及見敗  
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  
聊泥者張華使其客田煥發鄴城獄取寶劍佩之華  
終以忠遇亂坐此也十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  
南極而貪冒無知之者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  
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郭  
使者為議郎蓋次乘之詩熙寧四年七月壇州別駕

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祐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  
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霖而得還者山  
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日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  
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斑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  
嘉支黃相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電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相居古相容客方壺蓬萊此別  
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守實甚嚴恭庇廕嘉穀歲  
屢豐小大道遙遠無能如鷓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  
公復東銘碑擘然照無他行

伏波將軍朝碑一首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鄧錡路  
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蜀  
稍通置吏旋復為夷邠離始代滅其國開九郡然至  
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  
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沉南荒何足以辱  
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在社至今矣由此論之兩  
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 正古今之傳莫能定于 自  
徐聞渡海通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長耳  
艤舟將潛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  
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曰可濟乎必吉而後敢

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感德  
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  
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  
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  
此令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  
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  
其敢不恭軼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遷海北往返  
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  
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曾撫循民夷必

東坡後集卷第十五  
清通自此而此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為人  
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東坡後集卷第十五



書